



王奶奶

□ 沈跃华

亲友们伤心落泪,邻居们慨叹唏嘘:多好的王奶奶走了!

王奶奶一见孩子,笑呵呵地抱起来,亲亲脸、摸摸头、拍拍背,问长问短;给点心、递水果,像几年没见过面似的。她夸孩子礼貌听话懂事、乖巧伶俐,将来一定有出息;跟孩子拉钩:出息了要带好吃的给她。孩子爱跟她玩,见了面都要尊她一声“王奶奶”。

每逢天气突变,刮风下雨,王奶奶总是站在院中仰起头高喊:下——雨——了,收——衣——服!声音粗重急切,就差敲锣。邻居们闻声跑出来,抱起衣服回到室内,喃喃自语,要不是王奶奶,衣服又要重洗了。楼上的衣服吹落到王奶奶的院子里,她告诉人家收好了,随时来拿。哪家锅烧焦了,太阳能漫水了,王奶奶沿着整栋楼一路高喊,直到有人出来应答了才罢。天寒地冻,她拿出旧衣服,把同楼道的水表严严实实地捂好了防冻。她像是邻居们的管家。

邻居内心纠纷,家庭有矛盾,都要上王奶奶家聊聊。王奶奶双臂抱胸、目光炯炯地听着,不时地安慰开导;家家有本难念的经,哪能事事顺心哦!看得破有得过,过日子太较真就过不好了。人哪有十全十美,自己看自己还不中意呢。你叫他能咋办?将心比心,换了你会怎么弄?来的人懂得了包容,解开了心结,化开了疙瘩,思想开通多了,心情畅快多了。跟王奶奶说话放得心,随说随了,她从不搬话。

楼上晾衣服滴水淋了楼下的衣被;楼道间堆放杂物,进出便;车辆停放不是地方,影响别人等等,邻居难免心生不快,打肚皮官司,你看我翻白眼,我看你来气。王奶奶是“直大炮”,说衣服滴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,洗衣机多甩几下不就行了吗?当事人不好意思了,点头称是,照王奶奶说的做了。楼道里这些东西,能卖的上废品站,没有用的进垃圾桶,不能让它生根。你忙不过来,我们来帮你清理。用不着,用不着,我自己来吧。当事人脸一红,立马动手了。至于有人车子停放不当,王奶奶顺带帮他那个位子,一来二去,人家也不好意思随意停放了。

邻居们即便打麻将也乐意跟她玩。王奶奶把输赢看得淡,图的是个乐趣,不跟人斤斤计较,上纲上线。你看看她打牌吧,优雅地抓起一张插进牌中,从容地拈出一张亮在桌上,玩得有滋有味。有的人求胜心切,不像是在抓牌,倒像是抢牌偷牌,不免错抓错打。王奶奶少不得轻碰他的手背,友情提醒:你从“急家厦”来的?要他停抓一圈或是补回一张。换了张三李四就不定有这么好说话了,幸灾乐祸,争得面红脖子粗都有。麻将桌上难免有输赢,有人输了钱,会气急脸红,怨天尤人,磕牌损牌,叫人受不了,输钱像是放了他的血。王奶奶即使输了钱,仍然是笑嘻嘻的,把口头禅挂在嘴上:钱钞如狗屁,输钱不输人,小来大开心!跟王奶奶看牌,气氛轻松和谐。

逢年过节,她总要置办一桌饭,把儿女们几大家子请来团聚。几天前她就东奔西走,上街采购食材,大包小包拎回来,拎得手酸扭着头。清洗打当,执铲掌勺,煎炒烹炸,七碗八碟端上桌,丰富多彩,芳香诱人。几家人倾巢而出,一个不拉全来了,家门口架满了车子。室内济济一堂,欢声笑语,热热闹闹,其乐融融。老娘,辛苦你了,祝你幸福安康,活二百岁!儿女们四代人齐刷刷站起来向她敬酒祝福。王奶奶红光满面,乐呵呵站起来举杯道谢,祝儿女们阖家欢乐、心想事成。你们在外面辛苦了,回家了要吃好喝好。你们开心,老娘就高兴。她招呼这个,关心那个,给那位斟酒,给这个夹菜。一家人觥筹交错,杯来筷往,谈笑风生,无话不说。生活中的快乐,工作上的进步,事业上的收获等等,王奶奶听得喜笑颜开,连连点头,不时地鼓励劝勉,希望他们走好走远。儿女们吃饱喝足,浑身热乎乎,满满的正能量。

即使到了晚年,王奶奶失去了老伴,她自己病情加重了,这样的团圆仍然没有中断,给儿女们保留着这一传统“节目”,也是她奉献给儿女的精神大餐,给他们鼓劲加油。

王奶奶后来多次化疗,产生严重的不良反应,逐渐消瘦,落光了头发,她索性戴上帽子,给人以美的形象,免得别人揪心。胃口差,不想吃东西,她就少吃多餐,补充能量和营养,同病魔抗争,安慰亲友们。她微笑着在门口跑步锻炼,步子细碎、缓慢而吃力,可从来不跟人说一声难。她把难留给自己,把乐观展示给别人。她硬撑着做些事情,宁可苦了自己,也要减轻儿女们的负担。谁也没料到她冒雨抢收衣服摔了一跤,竟再也没能站起来,过快过旱地离世了。

王奶奶走了,孩子们失去了和蔼可亲的老奶奶,邻居失去了心地善良的好朋友,一大家子儿女再也吃不上她操办的团圆饭了。她的音容笑貌永远在人们的心中定格。

下了一整天的雪,大地终于变成了黑白两色。

最高兴的当是农民,瑞雪兆丰年,那是千百年的真理。农民对雪的情感,城里人少了很多,“瑞雪丰年”,只是停留在文字上的感受。农民喜欢瑞雪,既是对老天的感激,也是对生活的热爱。一场大雪,捂实了大地,短暂地少去了对田地的忙碌,人们可以把心思从从容容地放在过年上。这也是老天对农人忙碌了一年的眷顾吧。

城市人对雪又是一番情愫。既有兴奋,又觉麻烦。兴奋的是,这皑皑白雪,用色彩的单调打破了日常生活的单调,让人们从心里升腾起一种说不清的情绪,仿佛在期待着什么。小孩子当然是最开心的,堆雪人,打雪仗,滚雪球——那雪球怎么越滚越大呢,多好玩哪。上班族是烦恼的,出行有了麻烦,迟到是不愉快的。

爱摄影的人可来了精神,挂着“单反”,拿着手机,走东奔西,寻找心仪的景致。其实,雪堆在哪儿,哪儿就有了风景,这景真是可遇不可求的。树枝上,上半是雪,下半是枝,黑白分明,犹如一幅幅黑白版画。簇簇白雪,堆在常绿的叶丛中,绿是绿,白是白,粉妆玉砌,煞是可爱。鸟儿飞来飞去,不知落脚在何处,不知这天地间发生了什么。

瞧,那丛丛天竹,白雪、绿叶、火红的天竹果,选好一个角度拍下,这是多美的天竹雪景图!放大了做一个镜框嵌在里面,挂

四十多年前,大姑妈家在马嘶庄西头的河边,屋后是一洼池塘,池塘周边挺立着一根根翠绿的竹子,绕过池塘,就是郁郁葱葱的一片柿园。当时,农村还没有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,这片柿园属于生产队的集体资产。寒来暑往,四季流转,柿园默默地依偎着小村庄。

童年的暑假,我几乎是在马嘶庄度过的。那个年代没有电扇、空调,屋子里闷热,而柿园里阴翳凉快,草木葱茏,鸟语花香。一棵棵柿子树茂密而盛大,枝枝桠桠交错在一起,阳光从树叶的空隙间洒下斑驳的影子,树影婆娑,如闪耀的五彩光环。鸟儿栖息在树枝上,欢快地跳跃着;蝉叫声声,此起彼伏。柿园里既无潮湿之气,也无烈日暴晒,一阵微风倏忽而过,凉意习习,舒适惬意。我们一群半大的孩子特别喜欢去那里玩耍嬉戏。捉迷藏,捕知了,看蚂蚁搬家。玩累了,就在树底下纳凉。

柿子树摇曳着盈盈绿意,已是果实累累,枝头挂满。那果实与叶子一样青翠,被树叶衬托着,是难以被发现的。我在树下仰着头,寻找着有没有青里泛黄的柿子。失望又不甘心。柿子树从很低的地方就分叉了,容易攀爬。我朝手心吐口唾沫搓一搓,搂抱着矮壮的树干,两腿用力一蹭一

1981年,我在三垛中学高中毕业,回到生我养我的大卢村,过着古老而又现实的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的农村生活。

我们村是1980年秋开始分田到户的,当时按标准每人六分地,我家分到了一亩八分责任田。当时我在镇上读书,父亲在医院工作。他虽已退休,但因小有名气,被医院留用。母亲与我,还有个姐姐在农村生活。母亲身体不好,不能下田干活,只有依靠姐姐一人干农活,遇到大忙时,我放学回家帮忙。

一年后,姐姐出嫁,我也高中毕业,种田的重担就落到我身上。我家住在村庄东南角,离责任田有一里多路,对于种田人来说,是很不方便的。平时到地里干活总要肩上扛着、手上拿着农具,步行到责任田。到了夏收秋种时节就更麻烦,因为要抢时间、赶进度。当时没有板车,也没有三轮车,更没有大型机械,全靠手工作业。乡村小路都很窄,下雨天更是坑坑洼洼、泥泞不堪。那时,我十八岁,已成了标准的农民,什么活都干,什么活都会干,种麦、栽秧、收割、挑粪、治虫、脱粒几乎都经历过。当然除了这些,还有家务活,洗衣、做饭、喂猪、挑水也要干。

洗衣做饭在农村本是女人做的事,但我都得做。母亲年迈体衰,我的衣服总不能让她洗。那时哪来的洗衣机,要么在家放在脚盆里洗,要么到小河边码头上直接在河里洗。我家是用不起洗衣粉的,一开

雪

□ 汪泰

在室内,会是动人的一角……

雪地上,穿着各色羽绒服的小男孩小女孩,笑着,闹着,追着,通红的小脸,通红的小手,什么叫冷,已不知道。孩子和雪,给白皑皑的大地增添了喧闹和活力,这是雪带来的生命的乐章。

雪,大雪,将我的几个记忆永远定格在脑海中。

我上初一的那年冬天,一夜大雪,校园成了一个童话世界。体育课,同学们坐在教室,等待着老师,看他怎么带我们上课(那时,学校没有室内体育馆)。体育老师彭浪,一进教室就宣布:同学们,今天的体育课——打雪仗!同学们立即欢呼雀跃。彭老师是四川泸州人,说他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雪;这么大的雪,怎么能够不打雪仗呢!他那时二十多岁,美术科班,分在高邮中学,兴趣却让他教了体育。同学们来到离教室较远的树丛,立刻分成了两大阵营,男女生对砸。大家把雪在手上稍稍晾了一下,看都不看,向着对方砸了过去。男生力大,把握好与女生的距离;女生力小,怎么也扔不到男生身上。彭老师站在了女生的队伍里,双方的雪团飞舞,笑闹声阵阵。一堂课过去,大家意犹未尽。

另一场大雪,是我插队到甘垛乡下的

送地爬上树去寻觅。人在高处,却没怕过。柿子要拣软的捏,左捏捏、右摸摸,都是生硬的柿子。在浓密的树叶间拽下一个,在背心上擦擦,急不可耐地咬一口,舌尖上又麻又涩,难以下咽,“噗”的一声吐出。

在柿园里玩得开心,也有遇到倒霉事。我玩得正欢,一条叫洋辣子的虫子从

那一片柿园

□ 丁鹤军

树上跌落下来,恰好掉在身上,皮肤立刻红肿一片,痛痒难忍,哭着跑回了家。大姑妈心疼我,用香油涂抹在患处,嘴对着吹了又吹。一会儿工夫,我擦擦眼泪,转身又跑到柿园里玩去了。

按照大姑妈教给的办法,我把青青的柿子埋在米缸里,用大米捂上几天,去掉柿子的青涩味儿,以缩短柿子熟透的时间。在翘首期盼中,柿子是柔软了一些,但还是有点青涩。其实,有大姑妈一家人的宠溺,苦涩的青柿子也埋藏着一份幽幽的甘甜。

柿园里的柿子刚刚褪去一点青色,还

始将稻草灰放在淘箩里,用水淋到脚盆里,然后用盆子里的水洗衣服,后来条件好了点,就用肥皂洗。一条“大运河”牌肥皂,掰成两块用,每半块可以用一个多月。

那个时候农村都用大锅灶,正常烧菜做饭都要两个人,一个在灶台做菜,一个在锅膛口烧火。每当我一个人在家做饭烧菜时,锅里锅下要跑好几趟。听到油在锅里发出噼里叭啦的响声时,就要快步跑到灶台前,往锅里倒入青菜,再用铲子炒菜,发现锅不响了,又要跑到灶膛口添柴火,稍慢一点火就熄灭了,又要重新点火,很麻烦的。到了梅雨季节,发霉的豆秸上结上一层厚厚的霉灰,烧火时十指黑乎乎的,一顿饭烧下来,灰头土脸。

这还不算什么,养猪才是又累又脏的活。在农村几乎每家都养猪,杀头猪过年,再卖一头,解决零用钱问题。如果哪家不养猪,肯定会被说这家人太懒,被人瞧不起。那几年,我家每年也养一两头猪,割猪草是每天雷打不动的事。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到田埂上、草塘边,割两篮子青草回来给猪吃。有时还要把芋头叶子、山芋藤煮一下,半生不熟地给猪吃,才会长膘。一天三顿,一顿都不能少,而且猪特别能吃,饿了就在猪圈里大叫;生气时它会把猪食槽拱翻了,等到来喂食时,还得跳到猪圈里,把猪食槽翻过来放正,才好倒入饲料。

第一个月,一夜铺天盖地,农村停息了集体的劳作。我准备回家看望奶奶。插队前,奶奶就病了好久,不知奶奶怎样了。回城,无车无船,只得步行。我穿了母亲因我下乡而给我新买的半长筒的胶套鞋,不敢走不熟悉的田间小路,只有绕道从生产队走到公社所在地,再到公路边的汽车站。好天气,这里有正常往返高邮兴化的客车,可大雪天哪来的车呢?于是踏着路上的积雪,一步一步向邮城走去。路上,竟遇到了另一班同学,正和他父亲骑车,冒着风雪往乡下赶。我问为什么现在要下乡?同学说,征兵了,要下乡报名体检。当兵,是知青的一个出路,今年当不了兵,又是六十年。风雪下乡的心情,我理解。走了五六十里路,终于到了家。奶奶见到我就说,乖乖,你家来了,奶奶想你呢。这年春天,奶奶终于走了。这是我忘不了的一场大雪。

再一场大雪,已是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陪爱人在医院待产。那几日,大雪纷飞。一个晚上,儿子出世了。两天后因少奶水,商量着把孩子送回家给父母照应。我们用小包把把孩子裹严实了,包被的一个角松松地护着孩子的小脸。回家,什么交通工具也没有,只能抱着走。我双手平托着包被,一步步步行路。路上全是雪,我不敢大意,连姿势也不敢换,还得看着包被的一角,防止堵着孩子,又怕冻着孩子。走了二十多分钟,好不容易回到家,已是一身大汗。那场大雪,使我难忘。

没有到成熟的时候,暑假却要结束了,我恋恋不舍、怅然若失地离开了马嘶庄。心里牵挂着那一片柿园,惦念着那挂在枝头的青柿子,也怀念着那个无忧无虑的浪漫夏天。

大概是冬天了吧,不经意间,我发现家里的房门后面挂了几串柿饼子。晒干后的柿饼子表面渗透着一层白霜,似柔软的面饼,绵甜可口。也许是大姑妈送来的,我没有问过,只是特别喜欢那甜甜的味道,只是知道吃了柿饼预示着“柿柿”平安、“柿柿”如意的好兆头。

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,那一片柿园退林还耕,砍伐了柿子树,以一块平常的农田承包给了个人。柿园就这样悄然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,消失在我年少的精神家园里。

大姑妈辛辛苦苦操持着农活和家务,积攒下点血汗钱,在老屋的河西斜对面,大约三四百米开外的地方盖了新房。我也在时光中慢慢长大,千里迢迢参军,娶妻生子转业北方,再没有去过曾给我童年无数欢乐的那片柿园的所在。

那一片柿园虽已不复存在,但始终在我心中生长着,且一直枝繁叶茂,生机盎然。

我的农村生活

□ 卢世平

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给水缸挑水。几十年前,农村是没有自来水的,我们乡下河地区也没有水井,所有人家都有口大水缸,里边装满水,保证全家吃水用水,正常一缸水用两三天。往水缸挑水是日常必不可少的体力活,自然这活又落到我身上。我家住在高墩子上,从河边码头上把一担水挑到厨房水缸里,要走四五十米的路程,虽不算远,但要走上坡路,稍不注意桶里水就泼出来了。水泼在土坡上特别滑,只要脚底一松劲,常常就会连人带水桶一起滚到河里。母亲每次见到我挑水滑跌跟头,晚上都要单独煮个鸡蛋给我吃。

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,我不甘心自己辛勤耕耘的知识田地一天一天地荒废。在年迈母亲的提议下,体弱多病的父亲从镇上回到家,在落满灰尘的书橱中找出祖先留下来的《药性赋》《汤头歌诀》等中医书籍,让我白天干农活,晚上与之交友。难啊!要想学有所用,谈何容易!

终于,我鼓足勇气,坚定信心,义无反顾地投奔向火热的警营,来到武警部队南通支队,成为一名光荣的国门卫士,后来又跨进江苏省人民警察学校的大门。